



武當一劍

梁羽生著

梁羽生著

下

劍



梁羽生作品集

73

武

當

一

劍

下

梁羽生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当一剑/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95-5

I . ①武… II .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745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2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 十 回	梦幻尘缘难再续 飘零蓬梗欲何依	433
第十一回	身陷囚牢成绝学 客奇蒙面创新招	471
第十二回	陌路逢仇施辣手 寒潭照影起疑心	519
第十三回	鸿爪雪泥何处觅 冰心铁胆两相牵	551
第十四回	中州一剑应无恙 海角何人自放歌	615
第十五回	独处墓园怀旧侣 惊闻密室揭私情	677
第十六回	应笑我乱挥宝剑 问何人会解连环	743
第十七回	与今群雄惊诡变 武当一剑灵锋芒	793
第十八回	生死茫茫如梦幻 恩仇了了隐江湖	811

第十回 梦幻尘缘难再续 飘零蓬梗欲何依

一老一少，并肩走出了少林寺。门外阳光灿烂，慧可抬起头来，深深吸了口气，抹去额上的汗珠。

蓝玉京忍不住问道：“前辈刚才和方丈的一番对答，我是听得莫名其妙，但前辈却好像是比起和圆真那场激斗更为吃力？”

慧可道：“何只这样，我和本无大师比试内功都没这样吃力呢。”他看着蓝玉京满脸疑惑的神气，接下去说道：“你知道做和尚的最应该懂得什么？”

蓝玉京道：“是念经吧？”

慧可笑道：“也可以这样说。不过，最紧要的还是领悟佛理，不是熟读经文，方丈刚才就是考我懂得多少，我若答得不对，按寺中规矩，最少还要回去读经三年。”

蓝玉京笑道：“原来如此。但我听你和方丈的对答，好像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只要他有心让你出寺，你就是答错了他也可以当作是对的。对不住，这只是我的感觉，随口说出来，你别介意。”

慧可哈哈笑道：“你没说错，我也觉得方丈是有心让我离开少林的。”笑过之后，忽地又喟然叹道：“只可惜我尘缘未了，没缘分跟方丈参禅学佛了。”

蓝玉京道：“你念念不忘于了结尘缘，那岂非更加不了？”慧可怔了一怔，大笑道：“了不起，了不起，看来你对佛门也是若有宿缘，随口道来，比我领悟得更深。你说得不错，只求心之所安，管他尘缘了是不了，咱们走吧！”

走了一程，经过塔林，只见在下面的山谷，有人正在掘出一个墓穴，把芦席包着的一具尸体，放入墓穴安葬，蓝玉京知道葬的就是那个和自己交过手的虬髯汉子，心里有点难过，便跪下来，遥遥给他叩了个头。

慧可道：“你认识这个人？”

蓝玉京道：“半日之前，我曾经和他交过手。他虽然不是被我杀的，却也是因我而死。”当下，将东方亮暗中助他，令得那虬髯汉子摔死在山谷的事情告诉慧可。

慧可道：“这个人是断魂谷韩翔的手下，他做过的坏事料想也不少。不过，东方亮用这种手段杀他，却也未免稍为阴狠了些，只怕又要多造一重孽了。”

蓝玉京道：“断魂谷韩翔是什么人？”

慧可道：“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二十年前为了躲避仇家，隐居幽谷。后来有没有重出江湖，我就知道了。”

蓝玉京听说被东方亮所杀的那个虬髯汉子乃是大强盗的得力手下，心中稍稍好过一些，问道：“大师说东方亮又多造一重孽，这是什么意思？”

慧可道：“那是因为东方亮的上一代曾经和韩翔结下冤仇之故。韩翔虽然不是正人，但当年那段公案，是非还是很难说的。但东方亮即使不能化解上一代结下的冤孽，也不宜自己更添冤孽。”

蓝玉京道：“你说的上一代，可是东方亮的父亲？”

慧可道：“也包括他的姨父。他的姨父当年是个更大的强盗头子，为了韩翔不肯听命于他，将韩翔害得很惨。”

蓝玉京有点疑惑：“大师好像说过，东方亮的姨父也是你的好朋友？”

慧可说道：“好人和坏人，有时是不能很简单地划分的。强盗未必一定就是坏人，我的朋友也未必一定都是好人！”

说至此处，好像勾起了他的回忆，“我如今已重入江湖，也不妨对你说一说我还未出家之时的尘俗事。你可曾听说过三十年前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小五义’么？”

蓝玉京道：“没听说过。”

慧可喟然叹道：“经过了三十年，有的死了，有的失踪了，有的出家了，也难怪别人淡忘了。”

蓝玉京道：“小五义是——”

慧可道：“老大是七星剑客郭东来，老二是服侍你的师祖无相真人的那个聋哑道人，他的俗家名字叫王晦闻。他虽然排名第二，但年龄最大，成名最早，退出江湖也是最早。小五义名气最响的时候，他已经在武当山出家了。所以很多人不把他当作小五义之一，而是将另一个人补了进去。不过，另外那四个人和他的交情都是非常之好。虽然有很长一段期间不知他的下落，还是把他当作兄弟的。那个别人将他当作小五义之一的人，和四个人的交情就差一点了，虽然也并不排挤他，但却不能承认他是可以补上老二的位置的。不过小五义只是江湖上给的称号。别人要怎样说，那也只能由他了。”

蓝玉京暗自想道：“想必他也是当年的‘小五义’之一，否则他不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果然便听得慧可说道：“另外三个，一个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一个是东方亮的姨父西门牧，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西门牧是强盗世家，不过当时我们都是不知道他的底细的。我们五个人来自天南地北，籍贯不同，门派不同，年龄也参差不齐，其中有强盗，有侠士，也有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只因意气相投，在江湖上偶然相遇，就结成了好朋友了。”

蓝玉京道：“侠士是七星剑客郭东来，强盗是西门牧，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却又是谁？”

慧可道：“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他行事任性，喜怒无常，少年时候就已经是以怪癖出名的了。不过，尽管如此，他却不失为性情中人，所以我们才和他结交。”

说至此处，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忽地摇了摇头，说道：“东方亮虽然是幼年丧父，但他的性情，却是和他的父亲颇为相似。”

蓝玉京道：“你不是说你还未见过东方亮的吗，你怎的知道他的性情？”

慧可道：“刚才他们交给我的那封信，你猜是谁写的？”

蓝玉京道：“不是虬髯汉子写的吗？”

慧可道：“是东方亮写的。他怕少林寺的和尚不肯代他转递信件，把信放在死人身上。那个人是上午来找过我的，他们虽然没有让他进来，但人已死了，这封信就一定会转到我手上了。”

蓝玉京默然不语，心里想道：“东方大哥杀了那个人，还利用他送信，心机确是令人感到可怕，不过，他对我却是不错。”

慧可说道：“他的信说的都是私事，他似乎料到我会替他传话回家，他在信上写了一句给他表妹的话，古怪之极，叫表妹不要把天鹅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嗯，这句话倒是颇有禅机，但却比方丈说的偈语还更难解。”

蓝玉京听说是“私事”，不便插口，问道：“刚才你说到晦闻失踪之后，有人把另一个人当作是你们‘小五义’之一，这一个人却又是谁？”

慧可缓缓说道：“这人论年纪，他最轻；论武功，他最好。他和我们的老大郭东来一样，都是武学世家，著名剑客。但他的家世却更为显赫，名头也响亮得多。”

蓝玉京听他把这个个人说得几乎是“天上有，地下无”，不禁半信半疑，暗自想道：“天下竟有这样的人物，但听他刚才的口气，却又何以好像有点耻与此人为伍呢？”

慧可笑道：“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人物么？他就是你们武当派的。”

蓝玉京道：“武当派的？”

慧可道：“而且他的身份也和你一样。”

蓝玉京道：“我可不是武学世家——”蓦地一醒，说道：“你是说他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

慧可道：“对了，他就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中有中州大侠之称的牟沧浪。”

蓝玉京吃了一惊，说道：“牟大侠现在已经是武当派的新掌门人了。”

慧可道：“这消息我也是前几天才听人说的。唉，天下往往有

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也可说是其中之一了。我们的老二晦闻，变成了在武当山上听候掌门使唤的聋哑道人，而现在他的新主人竟然就是旧日曾经和他兄弟相称的牟沧浪。但愿牟沧浪能曲意优容，不要揭穿他的身份才好。”

蓝玉京吃惊过后，仔细一想，慧可大师确是说得不错，牟沧浪虽然只有五十多岁，论辈分却是和他的师祖无相真人同辈，他的祖先曾经做过武当派唯一的俗家掌门，二百年来，牟家都是在武林中享有盛名的武学世家。但也因此而引起怀疑：“牟沧浪的身份其实是在‘小五义’之上的，他又何必以能够与他们并列为荣？”要知慧可刚才虽然没有透露，但从他的口气中已有透露，牟沧浪当年之所以被人列为‘小五义’之一，乃是因为在郭东来失踪之后，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造成的。

慧可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苦笑说道：“我也不懂他是因何要和我们结交，不是我们不屑与他为伍，实在是我们高攀不起。别人将他当作‘小五义’中人，只是我们沾了他的光。”

蓝玉京因为慧可谈及的是自己的掌门师叔祖，不便多言，只好把疑惑存在心中。

其实慧可是知道原因的，不过他不愿意和蓝玉京说罢了。

拉开记忆的幔幕，让时光倒流二十多年。

那时，“小五义”中只有两个人已经成家立室，一个是沧州剑客郭东来，一个是客寓杭州的东方晓。

郭夫人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子，这类型的女子虽然博得亲朋称赞，但在一般人们的眼中则是比较平凡的。郭东来和他们交游的时间也很短，不久就失了踪，妻子也跟他走了。

郭夫人且不去说她，东方晓的妻子却是武林中有名的美人，名叫殷丽珠。

不过，殷丽珠虽然美丽，却又比不上她的妹妹殷明珠。人家都说殷明珠才是真正名副其实一颗熠熠生光的明珠。

慧可和殷明珠相识的时候，殷明珠就是住在她姐夫的家里的。

牟沧浪是早就和东方晓相识的，不过最初也只是泛泛之交，待到殷明珠住到姐夫家里，他和东方晓的交游才开始频密。

牟沧浪来到杭州还在慧可之前，慧可和“小五义”中的另外两人——王晦闻和西门牧，都是透过东方晓的关系和牟沧浪相识的（当时郭东来已经失了踪），而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也正是在这段期间的事情。

记忆的幔幕拉开，慧可的眼前不觉又幻出殷明珠的影子，殷明珠和牟沧浪正在漫步苏堤，殷明珠的娇笑声和牟沧浪的箫声混在一起。

声音忽然变了，殷明珠的娇笑变成了对他的“道歉”：“对不起，你来迟了，请恕我们不等你啦！”而牟沧浪的箫声却变成了得意的狂笑了。

事情全都明白了，牟沧浪和他们“结交”的目的只是为了殷明珠。

牟沧浪的意中人也正是他的意中人，他只心中苦笑：“不错，我是来迟了！”

不过，后来的变化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殷明珠并没有嫁给牟沧浪，却是嫁给一个比他更“迟来”的人——在‘小五义’中排名第四的西门牧。

他忍不住想笑，不知怎的，他倒宁愿殷明珠做一个强盗的寡妇，不愿意他做武当派掌门的夫人。

他没有笑出来，蓝玉京却将他从“幻梦”中唤醒了。

“慧可大师，你、你怎么不说话呀？”

慧可好像在梦中给他唤醒，定了定神，说道：“没什么，我是在想——”

说话之间，他们走到了一个开岔的路口，一边向东，一边向北。慧可停下脚步，说道：“我是在想，我应该走到哪一方？”

蓝玉京道：“这两条路虽然方向不同，但也并非背道而驰。”他的智慧超过他的年龄，已是隐隐猜到了慧可的为难之处了。

慧可道：“你说得对，不过也有个先后之分。”蓝玉京不便表示意见，只好装作不懂，听他说下去。

“东方亮告诉我，他去了断魂谷。他虽然没有求我什么，但断魂谷主韩翔和他的上一代结有很深的梁子，我不能不为他担心。

“你师祖无相真人是我最敬佩的前辈，他要我替你寻找的郭东来又是我未出家之前叫他做大哥的，但东方亮的父亲也是我当年的好友——”

蓝玉京忽地打断他的话道：“哪一条路是去断魂谷的？”

慧可道：“东面这条。”

蓝玉京本来是跟在他的后面的，此时却先一步走上东面这条路了。

慧可道：“你急人之难，很好。不过，我劝你还是先想清楚再走的好。”

蓝玉京道：“我已经想清楚了，那几宗疑案，我们武当派已经侦查了十六年，还是未得端倪，那也不必急在一时了。”心里则是在想：“我的身世之谜，从我出生到现在，都是被蒙在鼓中的。或者不知道比知道更好。”

慧可说道：“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蓝玉京道：“请前辈明示。”

慧可说道：“此去断魂谷，路程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照咱们现在的走法，最多七天，大概也可以走到了，不过——”

蓝玉京道：“不过什么？”

慧可道：“你可有想到，假如我也失陷在断魂谷呢？那就没人可以指引你去找郭东来了。”

蓝玉京道：“事有缓急轻重，东方大哥有危险，当然应该先去帮他。”

慧可喟然叹道：“你年纪轻轻，却比好些大人还更明理。”蓝玉京不知道他说的“好些大人”是谁，但也看得出来，他显然是有感而发。

蓝玉京道：“东方大哥虽然没有和我结拜，但他对我的好处，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不管别人怎样说他，我都是把他当作大哥。前辈都愿意为他冒这风险，我又怎能只是为了自己打算？”

慧可道：“这样说，你是一定要跟我去断魂谷的了？”

蓝玉京蓦地想起，他们和断魂谷的恩恩怨怨，说不定是不便让自己插足其间，便道：“要是老前辈不便携我一同前往，请前辈指

定一个地方，以三个月为期，让我在那个地方等候。”

慧可若有所思，过了一会，说道：“你和东方亮的交情非比寻常，你的姐姐又是住在西门夫人的家里，你要去断魂谷，我也不妨带你去了。”

慧可算得很准，他们走了七天，果然就走到了断魂谷。不过，他虽然算得准，有一件事情，却还是他猜想不透的。

为什么东方亮不在路上等他？

不错，东方亮并没有求他去做什么，但他用先人的戒指来作信物，用不着说，是含有求助之意的。东方亮也该料想得到，只要他能够离开少林寺，他就一定会到断魂谷去。

东方亮只不过比他先走两个时辰，为什么不在路上等他？

慧可想不出答案，只好如此解释了：“东方晓是个介乎正邪之间的人物，脾气之怪，往往令人难测。东方亮的脾气像他的父亲，我又怎能以常理去要求他？”

韩翔这个人颇出蓝玉京意料之外。

他是个强盗头子，住的地方又叫做“断魂谷”，在蓝玉京的想像中，他不知是一个相貌多么凶恶的人。

谁知韩翔却是三绺长须，相貌清癯，像个恂恂儒雅的老秀才。

断魂谷也并非穷山恶水，谷中花木葱茏，竟然像是世外桃源。

此时韩翔正在花园设宴招待他们。

园中花木茂盛，有亭台楼阁，还有假山荷塘，构成了美妙的图画。酒席设在荷塘旁边的敞轩里，四面是大理石堆砌的假山。

韩翔肃客入座，哈哈笑道：“大师请恕我放肆胡言，我真想不到你会跑到少林寺去做一个烧火和尚。记得咱们最后一次相会，好像是在西湖边的楼外楼吧？那时我们几个人和你赌酒，合起来都喝你不过。嗯，晃眼就快三十年了。”

慧可道：“是么，不是你提起，我都记不得了。我也想不到你会成为断魂谷的主人！”

韩翔笑道：“慧可大师，你虽然出了家，但在我眼中，你却是旧日那位肝胆照人、豪情未减的徐三侠！”蓝玉京才知道慧可在俗

家之时乃是姓徐。

慧可道：“何以见得？”

韩翔似笑非笑说道：“大师倘若不是为了朋友，料想也不会跑到我这个荒谷来。这位小兄弟是——”

慧可道：“他叫蓝玉京，是东方亮的义弟。”

韩翔道：“蓝少侠一起来，那更好了。请别客气，坐下来吧。”

慧可道：“老韩，你倒是很会享福啊，这个地方，已经给你经营得好像是洞天福地了，你还谦说是什么荒谷？”

韩翔苦笑道：“我是被迫才躲到这里做缩头乌龟的，要不是西门牧杀了我的妻儿，还要杀我，我怎会甘心退出江湖。”

慧可道：“西门牧也早已死了多年了，难道你还要找死人报仇么？我做和尚的只知替人化解冤孽，可不想再卷入江湖的恩怨之中了。”

韩翔道：“我就正是想请大师为我解难消灾。不过，恐怕也难免要涉一些江湖恩怨。这事我本来寄望于东方亮的，但如今却只有大师才能为我化解了。”

慧可道：“你既然提起东方亮，那我可得先问你，东方亮是不是曾经到过此间？”

韩翔道：“不错。”接着笑道：“大师，你纵然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了东方亮而来的了。”

慧可道：“东方亮如今在哪里？”

韩翔道：“他还在我这里，我没伤他一根毫毛。只不过——”

“只不过你将他关起来了，是吗？”

“大师明鉴，东方亮武功在我之上，既然谈不拢，我就必须采取自卫手段了，俗语也有说，捉虎容易放虎难呀。”

“是什么事情谈不拢？”

“其实也很简单，只不过请他在西门夫人面前帮我说几句话，好让我的一班兄弟有一口饭吃，西门夫人是他的姨母，据我们所知，西门夫人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对他特别宠爱，说不定这个姨甥还会变成她的‘半子’呢。他说的话，西门夫人是一定听得进去的。”

“东方亮和西门夫人的关系，我知道。不过，你不是说你早已退出江湖了么？”

“大师明鉴，我是被迫退出江湖的。但我可以在荒谷活得下去，我的一班兄弟可是还得吃饭的呀，实不相瞒，自从西门牧去世之后，我的那班兄弟已经恢复旧日的营生了。但如今却有人不肯放过他们，没奈何，我不给他们出头还有谁给他们出头？”

“你说的是哪些人。”

韩翔心道：“你这是明知故问。”说道：“西门牧虽然死了，他往日的那些得力助手可还活着。”

慧可道：“谁是这帮人的首领？”

“有一个名叫陆志诚的人你还记得吗？”

“是不是绰号阴间秀才的那个陆志诚？”

“不错。不过，陆志诚只能说是这班人的军师，还不能说是首领，这班人心目中的首领，还是西门牧。”

“但西门牧已经死了。”

“所以，目前能够令得这些人听话的，唯有一个西门夫人了。”

慧可暗自想道：“要是我替他们说情，殷明珠料想也会给我几分面子。不过，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辞，不知是否还有别情？”

心念未已，只听得韩翔已在说道：“大师，你和西门牧以往情同兄弟，要是你肯帮我们的忙，那又胜过东方亮了。”

慧可沉吟片刻，说道：“你们可不可让我先见一见东方亮？”

韩翔笑道：“黑道上本来就有这么一条规矩，大师既然要见了东方亮才能安心，我们自当遵命。”

这时已是入黑时分，荷塘、假山两旁的树上都挂上灯笼，敞轩里四角放着四个白银烛盘，以宫纱作为灯罩，点了四枝粗如儿臂的牛油烛，里里外外，照耀得如同白昼。

韩翔斟了两杯酒，说道：“大师湖海豪情，那年在楼外楼赌酒，大师未能尽兴，今日重逢，韩某先敬大师一杯。”

慧可道：“待见过了东方亮，再饮不迟。”

韩翔道：“这一杯是见面礼，待会儿咱们再开怀痛饮。”

慧可想了起来，他来这里向韩翔讨人，若然不喝他的酒，那

就是对他表示不信任了，便道：“好，我和你先干一杯。”

韩翔道：“对啦，还有这位蓝少侠呢。请蓝少侠也干一杯。”

慧可道：“他年纪还小，不会喝酒，韩舵主一定要行江湖规矩，他这杯酒，我替他喝。”

要知慧可乃恐防韩翔在酒中下毒，但想凭着自己在少林寺专心修炼的二十多年内功，两杯毒酒，谅也不能就把自己毒死，是以就故作坦然无疑的神气，替蓝玉京喝了。

两杯酒下了肚，并无特异感觉。慧可心道：“他这酒倒是上好的陈年花雕，酒味醇厚无比。”

“酒已经喝过了，韩舵主可以让东方亮出来了吧？”

韩翔道：“东方亮已来了。”

慧可一怔道：“在哪儿？”

韩翔哈哈一笑，说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师请看！”

他这句话刚刚说完，慧可也刚刚站了起来，只听得“蓬”的一声，韩翔的一名手下，射出了一枝蛇焰箭，箭射在假山上，发出一团蓝色的火光。

那座假山本来是没有洞的，此时突然从中间的石壁裂开，现出洞口，只见东方亮就站在那个洞口。

蓝玉京又惊又喜，叫道：“东方大哥！”

东方亮则在同时叫道：“慧可大师，他们不敢杀我的，你别上他们的当！”话犹未了，“砰”的一声，裂开的洞门又闭上了。那团蓝色的火光亦已熄灭。

蓝玉京叫道：“你把我的东方大哥怎么样了？”

韩翔道：“你不是亲眼看见了么，你的东方大哥平安无事。”

蓝玉京道：“为什么你不放他出来！”

韩翔笑道：“小哥儿，你似乎不大懂得我们黑道的规矩。”

慧可道：“他不懂，我懂。你划出道儿来吧。”

韩翔道：“大师，韩某一向喜欢公平交易，在这桩事情上，我是受害人，但我决不会要求任何人偿命。”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所以我自信我划出的道儿都是合情合理的，但若是你害怕上当，那就不必谈了。”

慧可心里想道：“倘若只是要我替他们向殷明珠求情，而他们所说那些事实又的确是真的，他们这个要求倒也不算过分。”当下，便即说道：“西门夫人在丈夫生前，一向都是不管丈夫的事情的。不过，如果有她的一句话，就真的可以令得陆志诚那些人和你们罢战的话，那我想，这句话她也会说的。”

韩翔道：“我们不是要她说一句话，是要她说两句话。”

慧可道：“另外那句话又是什么？”

韩翔道：“要她在陆志诚那班人的面前作个交代，把她丈夫的权柄交出来。”

慧可道：“对不住，我可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权柄？”

韩翔道：“当年陆志诚那一班人，一共是水旱两路的十九家绿林寨主，为了表示他们对西门牧的忠心，合铸了一面刻有十九家旗号的金牌送给他。拥戴他为绿林盟主。这面金牌可以由盟主交给任何人行使，金牌一现，就有如盟主亲临。当时并没说明盟主死了，这面金牌就作废的。所以，人虽然死了，权柄仍然存在。”

慧可有点懂了，说道：“照这样说法，西门夫人持有这面金牌，就可以做绿林盟主？”

韩翔道：“不错，要是这面金牌传给了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即使是个黄毛丫头，一样可以做绿林盟主。最少可以做那十九家的总寨主。”

慧可道：“但据我所知，她们母女早已在塞外一个人迹罕至的高山隐居，她们是决不会要做什么绿林盟主的了。”

韩翔道：“那是她们的事情，但金牌总还是在西门夫人的手里。”

慧可淡淡道：“韩谷主，你的算盘打得倒是如意，如此一来，陆志诚那班人非但不敢与你为难，而且反而要变成你的下属了。”

韩翔冷冷说道：“并不是我要争权夺利，但也总得还给我一个公道才对。我的妻儿都丧在西门牧手里，这笔账我也不算了，我的一班手下，被压制了这许多年，难道不应该给他们一点补偿？”

慧可沉吟不语，心里想道：“按情理来说，西门牧当年令得他

家破人亡，确是做得过分，明珠是该为死去的丈夫赎罪的。不过，韩翔亦非善类，如果让他做了绿林盟主，那就是助他为恶了。再说，当年他纠众背叛西门牧，何尝不也是要把西门牧置之死地？”

韩翔道：“大师，你不是说要来化解冤孽的么？如今就凭你一言而决了。”

慧可道：“这可得西门夫人说了才能算数。”

韩翔道：“但首先可得求大师替他们去求西门夫人说这句话！大师，要是你认为我划出的道儿合理的话，那就请你拿出一句话来，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负我们的托付的！”

韩翔这番话说得十分老辣，慧可已是给他逼到墙角，转不了圜，非得表明态度不可了。

本来韩翔只是要他帮忙说一句话，他去不去和西门夫人说，谁也不知，那面金牌在西门夫人的手中，肯不肯交出那面金牌，也只是西门夫人的事，与他无关。最多只是说话没有效力，失了面子而已。换了别一个人，是可以假意答允韩翔，换取他释放东方亮的。

但慧可是何等样人，他是三十年前正经成名的侠义道，如今又是佛门弟子，岂可乱打谎语？何况他是先得承认韩翔所提的条件合理，这才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帮韩翔向西门夫人说话的。

慧可心烦意乱，正自踌躇莫决，忽地只觉眼睛一黑，一阵突如其来晕眩，令他大吃一惊。

但眼睛一黑，心头却忽然亮了。

韩翔的眼睛盯着他，冷冷说道：“慧可大师，究竟——”

话犹未了，慧可忽然站了起来，中指一翘，喝道：“韩翔，你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伎俩！”

一条水线，突然从他的指尖射出来，散发着浓厚的酒香。原来慧可是用上乘的内功，把刚才喝下的两杯酒，从指尖迫出来，化成酒箭。

韩翔来不及站起，椅子便向后翻，同时衣袖挥出。

酒珠四溅，只听得“哎唷”一声惨叫，韩翔的一个手下，眼睛给射瞎了。

韩翔的衣袖被酒珠洞穿，现出蜂巢一样的无数小孔。但他的衣